



# 换个地方喝茶

□许大立

那日还在真正四面山的老四面村酣睡，忽然接到诗人万俊的问候电话：“老兄在哪点耍？还在四面山歇凉？诗人元胜请你去十二背后逛逛……”懵懂中也没听清楚十二背后是甚名堂。上网一搜，方知鄙人孤陋寡闻，十二背后，就是遵义绥阳的一个巨大溶洞群啊！

于是立马打退堂鼓，在刚刚建的微信群里向各位大侠致歉，不去了！不去的理由很充分：弱冠之年就去过大名鼎鼎的桂林七星岩、芦笛岩，后来几十年间又去过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著名溶洞。曾经沧海，见多了，不稀奇，无非是奇形怪状的石头再以七彩灯光恣意演绎。鄙人腿脚不便，新近手术，刚刚痊愈，万一失足，岂不害己害人！其实还有一思之极恐的原因：30年前在广西阳朔曾随村民去探一野洞，洞里崎岖难行，被众人甩于身后数百米，又无任何探险装备，黑灯瞎火蝙蝠乱飞，恐怖不可名状，蹲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煎熬了两个小时方才等到同行者归来。如果他们不原路返回，我岂不又成洞中白骨一堆？

诗人元胜闻之回复：“老领导大立兄，不要你去钻洞，你就去喝茶，我陪你喝茶。在十二背后喝茶打望，美死你！”我一听疑虑顿消大喜过望，说那好我去喝茶，虽说瘸着一条腿骑行200多公里去喝茶有点过于奢侈，但比这更夸张的事情老夫也没少做啊！

元胜果然信守承诺，到了十二背后双河客栈，稍事休息，他便和一群美女在景区老板特供的私人茗斋里，开始了仪式感十足的表演。尽管手法稍嫌笨拙，然诚意满满，各式礼节严谨周密，品茗论道，谈天说地，一看就是在知名茶楼耳濡目染自学成才的行家里手。

然而我不尽兴。我说我想喝坝坝茶，想在十二背后清冽的小河边绿树下阳光里，呼吸负氧离子充盈的空气，品山里的土茶，不要重复解放碑苗品记、通远门星临书局那样的程式和表演，我乘车数百公里劳命奔逐为了啥？就是要追求不同于大都市里的环境与氛围。年轻诗人终究拗不过古辰老头，于是我一个人便坐到了开满秋日荷花的池塘畔，进入了独饮独酌的忘我状态。

15元一杯的黔产白茶，其实和我常饮的明前绿茶无异，苍白的芽片无助地悬浮在至清透明的玻璃杯里，任由滚烫的山泉水浸泡，无可奈何地缓释着茶碱和维生素。周围有看不尽的绿树奇花，八月未至，桂花已经香了；七月的荷花却已开始凋零，把一个个硕大的莲蓬伸向长空。桂花吐蕊，细腻的香气与茶香糅于一体，在北纬30度、海拔700米的山林里弥漫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广庆老弟酒后继续着品茗的人生，直到夜凉风起。广庆弱不禁风早早回了，而沐尽世间风雨的我，一直坐到人影稀落月华如练。

十二背后的背后有一村庄，都是此地的原住民。既然我不去钻洞，还不如去村子里寻找乐子。一大早出客栈往右行几百米，果见一密封的街区，电动栅栏挡了去路，穿制服的保安神态傲然。我忐忑地探问是否可以进入，保安倏然换了笑脸，“可以可以，欢迎欢迎。”

也许我去得太早，村庄里人迹几无。一律的橙白黄色调，一条小溪上拱桥兀立，桥下乱石嶙峋，水泥路直通每一家院坝，还有各式车辆置于门前屋后。昔日极贫的贵州山区变化巨大，从一屋一院一车可窥全貌。忽见一大婶在漂亮的宅屋后奋力挖土，凑上前去搭话，她说种点菜自家吃啊，老公孩子都在十二背后上班，她也在双河景区打工，趁早挖挖土赶点时间。她还说土地都流转了，吃穿不愁，只有这么点土了，农民嘛舍不得丢弃……话少理端。

再往小街上走，好多饭馆农家乐。一户门前有人，一对中年夫妻，很开明的神态，见我拿手机拍摄，还摆出快乐的POSE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物。趋前细聊，方知是当年外出打工现今回家创业的双河土著。我说：“走累了口渴了，您家有茶没？来一口。”“有有有，刚泡的。”女主人说着冲到里屋端出一大缸酱黄色的酃茶来，“茶不好，自家老屋边茶树上采的，老荫茶。”呵呵，我暗自高兴，蹭茶的目的达到了！两口子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。孩子上学，外出打工，寄钱养家，和全中国农民工一样的生活版本；后来一位江苏淮安来的陈姓老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将溶洞山峦河谷一并开发，他们的老屋也改造成了现代风的民居建筑，成了旅游者的客房。他们夫妻索性辞工回家开了农家乐，自己做起了老板。这又是许多回乡创业者的基本模式。问生意如何，他们说：“暑假带孩子来的城里人多。老师您是重庆人？帮我们多拍点照片哈，请大家都来十二背后旅游！”

哈哈，我说“好嘛”。今日贵州山已不是昔日“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贵州山，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清涼之地度假天堂。此地有高速公路直达温泉洞穴酒店，有飞机在遵义落地去机场只需30分钟路程，待渝贵高铁开通，重庆至绥阳至十二背后就是一马平川瞬息可达，你可要多整几间客房多备几个钱柜子哟！

笑谈之中呷着他家的自产老荫茶，感觉比蹭景区老板的精品茗茶还要爽口。其实喝茶要看心情环境，人对头了，话投机了，老荫茶也能胜过大牌的白绿普洱啊！

在十二背后的时间很短，我喝茶的时间很长；他们钻进黢黢的洞子里寻找刺激，我在洞口茶座漂浮的叶片里品味苦涩甘甜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  
新闻媒体作协名誉  
主席）



# 夏天的清晨

□周成芳

春夏秋冬，最令我畏惧的是夏天。白天，明晃晃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令人焦灼难耐；黄昏，骄阳隐去，地面仍旧热浪滚滚。一天中唯有清晨时光才最为舒适。

天蒙蒙亮，在蝉鸣声中醒来。推开小窗，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顿觉一股清凉袭遍全身，每个细胞都被唤醒。如此美妙的时光赖在床上实在可惜，伸个懒腰，从床上一跃而起。

灼热的白天不想做的事，就留在清晨去做吧。

去阳台活动活动筋骨，其实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花草是否又有新的模样。先看看昨天从朋友家带回来的指甲花。昨下午的阳光很炽热，我将花儿换了盆，再浇好定根水。我一下种了三盆，可每盆花种下后，全都像散了架似的，昏昏欲睡。都说花儿娇弱，它们会存活吗？夜晚临睡前，我又偷偷去观望，这几盆花像约定好了似的，继续半躺在泥土里，怎么扶都扶不起来。

我突然感到惭愧，想想自己，当年初到陌生的小城，周围的一砖一瓦不也令我无所适从？人都很难去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更何况这些娇弱的花朵。这大热天的，它们怎经得起如此折腾？没料到，经过一夜的自我调养，昨日还东倒西歪的花儿，今晨全都挺直了腰冲我微笑，令我好生欢喜。

再看看花架上那一大钵蓝雪，有一枝昨天还含着苞，今儿竟然露出了笑脸。再凑近一看，一枝、两枝，越来越多的枝条，在这个无比美丽的清晨冒出了蓝色的小点。

我掏出手机，拍下这些极富生命力的花儿，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，并写了一句：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，开启元气满满的新一天。朋友圈已陆续有了新的动态，微友们一个比一个起得早，他们在圈里互道早安。老同学君刚从湖畔跑步归来，甚觉神清气爽；心灵手巧的美妈静，已晒出精心烹制的早餐；爱摄影的朋友峰在荷花池边已守候多时，寻思着如何选取最佳角度，留住荷花舒展时那娇羞欲语的模样。

轻松自在的清晨，正是写作的最佳时光。打开电脑开始码字，白天杂事繁多，只有在无人干扰的时刻，才能激发最佳创作灵感。思绪跟着文字跳动，身体和灵魂都很愉悦。

凉爽舒适的清晨，特别适合步行去上班。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迈着轻快的步伐，一路上走走瞧瞧。微风拂面，沿途花草树木的芬芳扑鼻而来。早餐店里，刚蒸出来的小笼包热气腾腾，广场上、公园里，到处是晨练的人们。这个绚丽多彩的夏日清晨，处处都显现着朝气和蓬勃。

（作者系重庆开州区作协副主席）

# 桃红褪

□出智周

记忆之间，有一片桃林默默无言又极尽妖娆，盛长在从前，却在记忆的发酵和上色之下，春色撩人，永不凋零。离乡15年，久居渝东北，突然一点点想念兴起在夜深处无人时。这思绪与想念，明明暗暗，携风带雨，情境暧昧，色调昏昏。

惊鸿来处，将许多的心事说与你听。或明或暗，现出一抹粉红，愈行愈近，有暗香盈鼻。几只花瓣儿露出脸来，有盈盈露水将坠未坠，有翩翩蝶儿乱飞，浑然不理朝阳似霞，花田如烟。转入山岗，小溪清淌，兜兜转转，绕过农家，满载花儿，挟着年华，到那江河归入海口。这一路见过许多人家，青石厝，海蛎墙，门前几株番石榴，树上花儿艳艳，树下光着腚子的孩童拍手唱着闽南童谣：羞羞羞！未见消。人插花，伊插草。人抱婴，伊抱狗。人未嫁，伊先随人走……

远远地望，灿如绮霞，近近地看，桃花暖暖。涪洲湾南岸丘陵相连，不但遍植桃树，还有满山坡龙眼荔枝枇杷树。吾家西北侧有一片龙眼林异常繁茂，爷爷在它们旁边栽了几株葡萄。几年后，小孩子胳膊般粗细的葡萄藤攀上了龙眼树。夏天一来，我们就坐在它的臂弯，将足点地，人飘起来，风儿凉丝丝，轻浮地在耳边撩拨。如果阿姐阿妹坐上去，风儿就扬起她们的衣裙，她们的心底自由甜蜜，声线由紧张转而快乐，摇落满树花儿，伴那纷飞的衣裙，是何等迷人！

有一位老人，不依不饶的岁月于她就像回扬的风儿，勾一勾，转走了，便不在心里。我们

都叫她托婶。她快乐地笑，露出灰色干涸的牙床，阳光照在她斑白的头发上，每一根都像银色的琴弦一般雅致。她佛陀一样细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，重重叠叠的时间仿佛从未远去，在她的眸里摇啊摇。

托婶是重庆人，自幼跟随姥姥生活，机缘巧合嫁到了这片海边丘陵。她偶尔提及家乡，老家也有一大片桃花林，她笑了，嘴巴像一只干瘪的口袋：在江边的一个岛上，春天迟迟开，晚晚谢，和闽南的桃花开得一样灿烂，一样热烈。

有一春，台风汹汹，海潮来急。次日清晨，开门兀地撞见芭蕉凌乱，满地残红！那一年，阿姐从飞起的秋千上一头栽下来，在脑袋上留下了伤痕。爷爷把所有的葡萄藤砍去，只留下正在老去的龙眼树孤独立在溪畔风口。又过了多少年，观音山下多了一方青冢，短短方方，极简简陋，冢前立了一块窄竹牌，只字不留。青草蔓延，砂砾飞扬，终于这草儿盖住了这方土，坟头开出了白色的花儿，散发出淡淡的芬芳。

桃花寂寂又开，日渐惆怅，和山坡两边的小溪流去了，绕过一个弯，入江湖汇海流。一路有多少骇人的风暴，有多少哀伤的心意，都留不住它匆匆的脚步。连那悠悠的白云也离人越来越远，似乎染上了相思，飘着飘着，希望找到一个旧时的相识：秋千摇荡，桃花如面……

可是她没有找到，却看见桃红渐渐褪去，愈显苍白，宛如梨花，折压在了某人的笔记本里，其实还在心底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